



## 牵扯目光的野葡萄

□ 肥西 张建春

在野外行走,每次总有那么一株植物,牵扯我的眼睛。这次是野葡萄。野葡萄藏在灌木丛中,愤怒地把叶从万点绿中突出,如是惊鸟欲飞的翅膀,将所有的力量聚集在羽毛上。由之,野葡萄的叶就绿色得苍健,绿色得戳眼,绿色得忘乎所以。

藏在灌木丛中的是野葡萄的走藤,藤走得曲折,左冲右突,上缠下绕,找着将叶送出的路径。叶需要阳光,藤千辛万苦,为的是让叶接受阳光的抚摸、阳光的雕琢。野葡萄的果实,就有点明目张胆了,一串串挂在醒目处,小小的、碎碎的、圆圆的、青青的,玛瑙般润泽,透出诱惑的狡黠,它们似乎就怕不被发现,被时光埋没了。恰是雨天,天空的埃尘被洗净了,野葡萄一身的灰烬被洗净了,一统的干净,一统的生机勃勃。循着野葡萄的走向,我看到了天空的高远,又看到了低于青苔的纠缠。叶子朝天,野葡萄的根却扎在浑沌里。泥土是浑沌的,永远不会呈现透明的亮色。由此我想到,任何植物,叶就是它们的眼睛,刻意地朝天,也只为搜索光明。

我拈了颗野葡萄入口,轻轻咬碎,好酸好酸,酸得倒了牙根,但细细品味,在极酸中又有一股独特的青气,这青气是综合的,绝不限于野葡萄,它应是茅草的、飞蓬的、车前子的、红蓼的……万千植物的。野葡萄在万千植物中游走,染上了青的习气,度进了青润的果中。没成熟的果子,或酸或涩或苦,野葡萄不例外,酸得到位,拒绝了众多牙齿,鸟的、虫的、兽的,当然也包括人的。苦、酸、涩是幼果的保护“色”,大自然奇妙。

一年进山,山中多野果,我爱上了野葡萄的果子,紫红色,熟透了。我摘了一串又一串,吃了一粒又一粒。野葡萄果肉少,但味正、饱满,直奔味觉的主题,缭绕在舌尖,久久不愿散去。甜是甘

甜,酸是微酸,更主要的是香气,如玫瑰、如丹桂、如栀子、如茉莉、如芝兰……如所有能想像的——冰雪般晶莹。晚间在山中小住,有酒可饮,主人说是山葡萄酿成的。酒为琥珀色,入口甘冽,异香扑鼻,度数不高,我饮了几杯,竟成大醉。酒不醉人,山葡萄醉人,一引伸,就是野性野趣醉人了。醉了的我,放开想,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人喝不上野葡萄酒,可会说野葡萄酒没筋骨?野葡萄有骨子,骨子在山石泥土中。

野葡萄生于山野,可不是山大王之类,穷其根藤,富其果实,在民间却奇于了众多的期望。《国风·周南·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葛藟为野葡萄,与樛木累缠,成就了民间最美好的爱情,野葡萄串串,正是多子多福的祝愿。

山中有梦,被野葡萄缠绕、牵引……野地阡陌,覆盆子和野葡萄作伴,谁陪谁呢,还真说不好。雨天的覆盆子茂盛,澎湃的果实彤红,与青涩的野葡萄反差太大,我摘了粒品尝,酸甜可口,也是野性的味。野葡萄显然是从覆盆子的尖刺中突围而出的,矜持得像是个羞涩的姑娘,对雨露和太阳的渴望,让野葡萄把自己收敛起来,藤如枯铁,叶的面孔却印着微微的笑。

野葡萄的邻居,又怎就覆盆子呢?飞蓬在开,狗尾巴草在旁,野豆子摇铃,苍耳轻轻舒展身子……倒是一株栀子大放,白白的浮了一树花,把香气吹得很响、很响,如是在说,端午就快要到了,野葡萄快快脱去青涩哦,熟起来,甜起来。

栀子花白,野葡萄青翠,竟有一串躺在花香里。目光一次次被野葡萄牵扯,有一瞬间,我产生错觉,我的眼睛里长出了曲曲绕绕的藤条,野葡萄藤。

## 父亲的船

□ 芜湖 刘波

七岁那年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患了极严重的病,这病至今还折磨着她。

刚从土地的改革里尝得甜头的父亲不得不一力肩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然而那几亩田地的收入远不能支撑起一家五口的开销了,更何况母亲的治疗,我们兄妹三人的学业,都需要许多长久而持续的投入。父亲便开始盘算起农闲时光景的使用来。

门前的塘口原先是公家的财产,后来承包划分的,依着每户住宅的宽度,直接划归各家。父亲在池子里种上菱角,非但果实味美,细长的茎藤敲掉叶片后,挑拣些嫩润的,曝干,也可制成凉拌菜。

但是采菱是桩难事,需要使用一种被唤作“腰子盆”的椭圆形小船。父亲不愿乞借,便去木匠处赊了一条。船帮子是用两头尖细的长钉联结起来的竖排的木板围成的,用一圈铁皮箍紧、固定好后,再安置在结实的船底上。父亲手提着小船回来的时候喜气洋洋,仿佛手中是沉甸甸的宝物。他并不着急使用,撂在骄阳下面暴晒几日,待木料干燥,取来黄锃锃的桐油细细地刷上两三遭,等桐油浸润透了,整条船俨然一座耀着金光的舰艇,威武气派。

父亲一有空就坐在船里,左右开弓,极灵便地拣成熟的菱角摘下堆在船里,压得船头下沉。凭着售卖菱角所得,他不但偿还了赊欠的账目,还攒了些生活所需的费用。这小船至今还妥存在家中,黑黝黝地沾满了岁月的痕。

五六月梅雨来时,天空蓄积了一年的泪水得

了发泄的许可,整日整日地落个不停。农田里的活计只好停下。长江水势吃紧,便要开闸泄洪,门前的这条支流被灌得踉踉跄跄、满满当当。河岸两边住户的往来便成了难事。

父亲瞧见这样的不便,早在心里有了计划。先前相中过邻村的一条水泥船,只是价钱久未谈妥,如今逢着机会,终于狠下心来。狭长灰白的水泥船有四五个舱体,两头翘起,比采菱的盆子要气派许多,不但他欢喜,我们兄弟俩更是雀跃。

父亲找来一条粗长的绿色尼龙绳索,缚在两岸的高树上,也不用竹篙,等得船客聚齐,便攀着索子渡到对岸去,一日里下来也能挣好些零钱。这样的法子他竟是连用了好几年。

待得水退农忙,父亲无暇管束,这船便成了我们的乐园。跳进船里摇晃,一圈一圈的水纹宛如珍簪般情思悠悠,自在快活;立在船头纵身跳下,“砰”得一声像爆了炸弹,则更是惬意。父亲自然极生气,又不能整日看护,便索性灌满水,就近沉在岸边。待需用时,再舀干了拿来使唤。日子久了,重见天日的船体生了满身的绿苔和依栖其间河螺。父亲捡拾起来,吐泥、蒸熟,再用粗大的绣针将螺肉挑出,可卖可食。

如今这船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但是记忆里的腰子盆和水泥船仍是那么鲜活生动,仿佛还能瞧见父亲埋头采菱的背影和撑着竹篙奔行在辽阔水面上的骄矜,仿佛还能瞧见生活的沉重以及我们的时代赐予每个奋斗着的如父亲一般坚毅勤劳的中国农民的生之希冀。

## 夏夜蛙声入梦来

□ 重庆 何龙飞

故乡地处坪上后山地区,水田多,青蛙常见。老屋紧邻水田而建,一到夏夜,便能听见蛙声。先是一只蛙在独唱,“呱呱”“呱呱”,清晰,嘹亮,悦耳,动听。紧接着,有了“咕咕”或“呱呱”的附和,那是其他蛙受了感染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无数蛙声汇聚在一起,就成了合唱。虽然不像“黄河大合唱”那般激烈,但也不乏亢奋;虽然不如合唱比赛那般有韵律与规则,但着实令人感动。当然,也不乏轮唱,蔚为壮观。

父母劳动回家,本已疲惫不堪,可听见蛙声后,精神为之提振;蛙尚且懂得歌唱,寻找乐子,很在状态,何况我们是人呢!所以,父母抖擞抖擞精神,分工协作地做起了晚饭,以便尽快让一家人饱腹,解决大问题。年幼的我和弟弟本来已饥肠辘辘,有些发慌,但见父母已在做饭,就知道“快了”“再等等就可吃饭了”,心里便得以慰安。当听到水田里的蛙声后,心里受到强烈震撼:如此歌唱,真是上苍的馈赠,岂能不好好享受?于是,我们在屋里坐下来,耐心地倾听蛙声,就像在听能够打动人心的歌曲,就像在赏感人肺腑的乐章,就像在读神秘而引人入胜的书,全然忘记了肚子里唱的“空城计”。

“还不够亲近!”不经意间,弟弟发出了感叹,盼望靠近蛙声的情愫溢于言表。行啊,近些,再近些!我大力支持弟弟的倡议。我们就将板凳端到水田边,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动人的蛙声。刹那间,我们感到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只蛙,跟着独唱、合唱或者轮唱,那是多美的事啊!而且,蛙声不断,这方唱罢,那方登场,似乎是一场不会落幕的“音乐会”。为此,我们打心里佩服蛙们的默契之举,敬意油然而生,以至于父母喊回去吃饭也不愿起身挪动脚步。

“蛙声虽美,可不能当饭吃啊!”还是父亲前来循循善诱,将我们“请”回了屋。不过,蛙声依旧热烈,正好成为优美的旋律,伴随着我们吃饭,那是何等的悠哉、乐哉。饱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放下碗筷,出门到地坝上坐着,倾听水田里发出的蛙声。尽管有蚊虫来袭,甚至叮咬得疼、痒,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们欣赏蛙声的决心。况且,我们挥舞蒲扇,尽力驱赶蚊虫,确保我们听蛙声的顺利进行。父母收拾完家务后,也拿着蒲扇出来歇凉,给我们驱蚊后,当起了蛙声的“听众”,只任倦怠消散,只任心情愉悦,只任精气神高涨起来。

“你们长大后,就要像青蛙一样,好好歌唱,好好生活!”父亲趁机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励志课”,从张飞讲到岳飞,从邻居成才的故事说到远方亲戚有所作为的例子,希望我们出人头地的用心可谓良苦。我们听听、想想后,及时点点头,对父亲充满了崇敬和感激。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不留神,就到了深夜。蛙声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呵欠”接二连三地打起来,睡意已然来临。“到铺上去睡吧!”父母见状,赶紧提醒。无奈,我们只得无精打采地回屋,上铺后,枕着蛙声进入梦乡。因有一样的蛙声,一样的歌唱,一样的壮观,梦怎能不分外香甜呢!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惊奇地发现:蛙声停止了,田野宁静了。何故?父母道出原委:下半夜,蛙们似乎累了,便渐渐不唱了。原来如此。我们理解了蛙们,不过,期待着蛙声的重新入梦。不出所料,夏夜又来临,蛙声又粉墨登场,我们一家人又当起忠实的“听众”,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后,只任蛙声入梦来。

遗憾的是外出读书、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后,我们就很少听到老家夏夜水田里的蛙声了,难免惆怅。好在,在城里住久了,就渴盼着到山上居住。心想事成后,终于听到了久违

的蛙声。尤其是自家水池里的蛙声,在夏夜一阵又一阵地响起,伴我们休闲,伴我们入眠后进入梦乡,慰藉了我们思乡的心灵。

